



# 经济是什么

——通过供给实现增值的活动

《主客体关系学系列丛书》撰写组



商 务 印 书 馆

《主客体关系学系列丛书》之五

# 经 济 是 什 么

——通过供给实现增值的活动

《主客体关系学系列丛书》撰写组

商 务 印 书 馆

1999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是什么 通过供给实现增值的活动/吴宗熹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ISBN 7-100-02888-4

I. 经… II. 吴… III. 经济理论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9961 号

JINGJÌ SHÌ SHÉNME

**经济是什么**

——通过供给实现增值的活动

《主客体关系学系列丛书》撰写组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888-4/F·363

---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80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11

定价: 18.00 元

# 序 一

## 我想说这样十二句话

——当要我为《经济是什么》作序的时候

于 光 远

我想先说这样六句话。

第一句话是：主客体间关系问题，对认识和实践、对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作为两者的概括的哲学）、对教育（它是认识现象与社会现象问题的统一）、对文化（广义的积极文化是可以传联下去的人类优秀的创造物），都是最为基本的、非常重要的东西。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到应有的很高的位置，完全正确和必要。

第二句话是：从上面那句话的意思出发，要求建立一个包罗许许多多学科的体系是很有创造性的思维。而且现在不只有这样的主张，并且见之行动，的确是一种创举、壮举。

第三句话是：能够独立思考，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对所提出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初步回答，这一点值得提倡。尤其在一个流行人云亦云、哲学贫困的社会风气中，更需要有这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与那种不健康现象形成对立面。

## 2 经济是什么——通过供给实现增值的活动

第四句话是：的确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值得研究的问题，包括基本概念和术语。作为客体的那个东西，黑格尔用的是对立 Gegenstand 被译成“对象”。Subject Object 如何用汉语来表达，的确是个问题。每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研究的问题，就可以推动产生一批有价值的科学研究成果。

第五句话是：这是在并非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中等城市保定，由几个有远大志向的中年人，带上一群分散在各单位的青年人发起而且发展起来的事情，难能可贵。正如先哲们说过的那样，在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创造力。

第六句话：智慧王国与权力王国两者应互相支持。这件事的兴起得到保定市领导同志的扶植。这件事对保定市的工作也会起良好的作用，是保定市形象建设的一件大事。

我想再说三句话：

第一句话：既然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就要充分认识到它的难度。要做到不仅抽象地承认存在困难，而且能对这个困难有具体的认识，这本身就是一个认真钻研后才能得到的结果。总之任重而道远。

第二句话：这既然是一件很长时期才能取得成果的工作，就要后继有人，要在更年青的人中做工作、出书、演讲、讨论、走进课堂。

第三句话：要胸怀广阔，虚心学习。人贵有自知之

明。要想一想哪些见解的形成是有大量研究为基础的,哪些现在还没有,只是“冒说一句”。我是主张可以“冒说一句”的。不许“冒说”,就不能早一点与他人交流思想,收到互相启发之效。既然是“冒说”,就会心虚。心虚了承认心虚,虚中就有几分实了。

我还想讲两句话。它们不是送给保定的同志,而是给我自己的。

第一句话:感谢你们对我的启发。那天你们到我家来,告别时我向你们表示感谢。我是很少这么做的,不是讲客气话。

第二句话:这件事以前没有引起我注意,见面后当时翻了翻《纲要》,我立即提出几点意见,算是我赠送给你们的见面礼。

最后我想说一句,这几句话是当要我为丛书中的那本《经济是什么》写序时写的。我已立了一个规矩,一般不给人写序,因为写序就先要看书,而看书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的。而这次我没有按照这个规矩办事。看了书之后认为这是研究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改革初期(即1979年9月)我就发表过《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的文章,认为过去没有完全按经济规律办事,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的不良倾向,而《经济是什么》恰恰是从经济目标——满足社会需求为起点来阐述整个经济问题的,我认为这点做得对。因此我就先写了上面那六句话,再写了三句,又写了两句,加上这一句,一共十二

#### 4 经济是什么——通过供给实现增值的活动

句,一并寄给你们,不知是否可以作为这本书的“代”序。

(作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原国家科委副主任、  
原中顾委委员)

## 序二

# 创新是研究的灵魂

萧灼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仅物质产品大大丰富,而且精神产品绚丽多彩。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问题不断深化,新论著新观点不断出现,形势喜人。现在出版的《经济是什么》就是一部具有创新观点的著作。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从新的角度研究经济。作者既突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也与当代西方经济学有所不同,而是力图以中国现实经济实践为基础,对经济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重新界定。作者提出的一些命题,如经济发展的一个公理三大定律、两种形态三个阶段、市场经济的两个长处三个短处等,颇有新意,给人以启示。

现在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谈谈我对学术研究的几点看法。

第一、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在精神活动各个领域,如宣传、教学、研究中,宣传只是把已经确定的理论、知识、法律、政策等加以普及和推广,在宣传方式上可以创新,但宣传内容并不要求创新,只要求不要走样。教学

需要一定的创新。尤其是专业教学不仅内容要有所创新,还要启发学生进行创新思维。但在一般教学中,主要是“传道”,即把知识传授给学生。研究则不同。研究的特点是探索和创新。研究要有新的领域、新的问题、新的观点、新的表达方式。创新是研究的灵魂。当然,创新的理论和观点,不一定是科学的、正确的。有的创新理论和观点符合客观规律,是科学的、正确的;有的部分符合客观规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有的则不符合客观规律,不具有科学性和正确性。提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和观点,对科学发展的贡献不说自明。但即使提出被实践证明并不正确的理论和观点,对科学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因为它能引起人们的思考,使人们少走弯路,并且在比较中使正确的理论和观点更加成熟和完善。

第二,正确的理论和观点是在争论、争鸣、争辩中形成和发展的。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也是检验理论正确性的唯一标准。但人们对实践研究和概括的角度不同、水平不同、方法不同,因而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认识,形成不同的观点。有的认识较全面、深刻;有的认识不够全面、不够深刻;有的认识片面、肤浅。为了达到对事物全面、正确、深刻的认识,就需要进行争论、争鸣、争辩,使认识不断深化,从片面到全面;从肤浅到深入,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完善。争鸣的过程是互相补充、互相启示,共同进步的过程。虽然争鸣的结果,有的观点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有的观点被实践证明正确

的成份不多或不正确。但争鸣双方共同达到正确的认识,本质是双赢。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有些问题比较简单,在较短时间可以作出结论;有些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结论。因此许多问题往往难以争一时之强。同时,有些正确的、科学的认识不在多数人,而在少数人。因此,对待学术争论的问题,不能简单以人数的多少决胜负。

第三,要创造和维护宽松的争鸣环境。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学术界未能真正开展争鸣。当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往往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把学术观点的不同上纲为政治观点、政治态度的不同,以兴无灭资的“大批判”代替公正的学术争论,严重影响了我国科学理论的发展。当时流行着一句话:“不能一棍子打死”。这好像是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不能一棍子打死”,难道可以二棍子打死或者三棍子、四棍子打死吗?学术争鸣不仅不能“打死”,拿棍子就是不对的。不管这支棍子是否打死人或者是否打人。只要有人拿着棍子,这种所谓的“争鸣”就不是公正的、平等的、科学的,而是不公平、不平等和强暴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争鸣的环境大大宽松。各种不同学术观点都可以进行平等的讨论,这是极大的进步。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术自由的环境。要在争鸣中互相学习,互相启示,共同进步。

我们正处在旧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就要到来的伟

## 8 经济是什么——通过供给实现增值的活动

大时代。让我们把自由清新的学术研究气氛带进新世纪,让我们为新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进步欢呼。

(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  
《经济界》杂志主编)

## 序 三

# 正确认识经济规律、 指导中国经济建设

杨 启 先

在众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中，经济学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引人入胜的课题。因为国际竞争首要的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取决于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它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然而，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还处于滞后状况，对经济还难以驾驭。怎样才能走出经济学研究的困境，全面、透彻阐述对经济及其运行规律的真理性的认识，提出一种新的经济观，其难度是很大的。

我很高兴看到吴宗熿先生及保定一个学术团体所撰写的《经济是什么》一书，他们抓住了现代经济的本质，从经济哲学入手，运用正确的方法，实现了经济学理论的新构建。这一研究成果的取得，标志着经济学理论正在走向成熟。毛泽东同志在研究中国民主革命问题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极其精彩的话：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

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4页）

现在，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论是从深度和广度，还是从艰巨性和复杂性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因而对于经济理论的研究，对经济规律的探索以及运用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发展将是非常重要的。如何把握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等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至为关键的课题。中外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不乏正确的成分，但总的说来，经济对于人的认识来说，还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对象，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似乎没有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理想的经济运行模式来指导各国的经济建设。

真正认识和透彻了解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对经济规律的研究也是如此。吴宗燝先生及保定学术团体的学者们通过对经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比较全面、准确、深刻地论述了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等，建构起了从经济哲学到普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济是什么》凝结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

本书首先从原理上论述了经济是什么？经济发展的

原因和动力是什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什么？经济的基本结构是什么？本书作者又没有停留在对经济原理的阐释上，而是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方向，即如何建立起一个“一元化三级管理的体制”，从而完成了从一般规律到特有规律的认识。

我不敢说他们所提的问题十分准确，观点绝对正确，万事开头难，即使先行者的错误，也会成为后继者正确的先导，保定的一批学者敢于投身于经济未知领域的钻研，敢于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敢于提出新的经济构想，说明他们是关心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有志之士，甘受清贫而矢志不移的有志之士，有了他们以及成千上万个辛勤耕耘的人们，对经济未知领域的认识，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将会大大前进一步，人们最终会认识到，透彻把握经济并认真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已经为时不远了。

（作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经济学教授。）

## 序 四

# 新角度、新思路、新概括

晓 亮

对“主客体关系学”，我有两点看法：

（一）科学的发展，理论的建立，认识的提高，大都要经过一个分和合的过程。分是分析，是细化、分化、具体化；合是综合，是概括、抽象、提高。因为客观世界太庞大了，太复杂了，要认识它、研究它、不分门别类，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行吗？不行。大到天体、宇宙、宏观；小到原子、分子、微观，都得单独地专门研究，即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研究。所以学科的建立，必然是越来越多，越分越细。但是客观事物又是互有联系的，并且有共同性。从本质上讲客观世界就是由特性和共性结合而成的。因而在对它进行分别研究的同时，还得进行综合研究，找出共同性，把握内在联系，反过来用以指导分门别类的研究。这就叫又分又合，有分析有综合，从而提高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把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结合起来。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在科学发展的初期，大体上是以分为主。至少人们的认识，是从接触一件一件具体

事物开始的,由感知开始。然后再上升,概括。所以分的同时,必须要进行综合,在感性认识的前提下,进行理性思维,形成一些概括。像古代人形成的天、地、元、气、人、金、木、水、火、土等概念,就是一种概括。整体、局部、主观、客观等,也是一种概括。规律更是一种概括,即把握其本质联系。大凡属于哲学的东西,都属于综合和概括。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科学的概括。它是在分的基础上产生的,又是分的综合。

不知我的看法是否正确,如果大致不错的话,那么,现在正在创立的“主客体关系学”,就是对发展到今天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种新综合,然后用来指导其它各种学科。由于它采用了新角度、新思路、新概括,从而在学科建设上便具有创新的性质。它确实给人以一种全新的认识,顿觉茅塞大开,就是我们要加以肯定的。当然,它本身也是一种探索,我现在还不敢说它已完美无缺了。还要进一步看其实际内容,看其科学性,看其究竟有哪些进展,等等。

(二)《经济是什么》是“主客体关系学”中的一个局部。这门学说把人的主客体关系划分为利害,认识和审美三个层次,而经济是利害引起的,是由通过供给实现增值而展开的。这些同样给人以新角度、新思路、新概括的感觉,并且与整个“主客体关系学”构成一种逻辑的联系。

正如作者所说,“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物质生产’为起点的,西方经济学则是以‘资源稀缺’为起点

的。但是必须指出,任何经济理论,都不能违背‘生存发展需求’这个根本起因。只要违背了这个起因,就是错误的;只要割裂了这个起因,就是不科学的。”我对西方经济学缺乏了解,不敢妄加评论;而对我国现在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则早就感到有缺憾了。原因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不能完整地概括实践,指导实践。

我认为原来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说到底,不过是计划经济的理论概括,它不仅难以指导改革开放,而且更指导不了经济的发展。许多同志越来越感到它落后于实践的需要了。正因为这样,早在几年前,一些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提出了“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但这是一个难以马上求解的题目。对此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回答:一是在原来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根据实践的需要,进行修修补补,一点一滴地推进。现在许多同志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只是这种前进总有一点“老牛拉破车”的感觉,进展缓慢;二是引进西方经济学或把西方经济学与我国原来的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但是全盘照搬西方经济学能符合我国的需要吗?西方经济学同我们原来的经济学能结合吗?这肯定是有难度的。三是另起炉灶,建立一门全新的,符合实际的经济学,这也很难。因此,重建经济学,似乎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而又解答不了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我只是认为,只